“正能量”

李苦

日前在浦东某三甲医院住院看病，所在病区护士说话幽默风趣，让我和病友不无惬意。

床位护士小瞿说：『我叫小瞿，记不住的话，就叫我「小鬼头」好了。』——『小鬼』和『小瞿』，上海话发音差不多。我当即赞她说话幽默。小瞿说：『上班老是一本正经，会很没劲的。要想办法开心一点。』

另一个长得萌萌的护士笑问我这个五大三粗的男人：『你怎么香肩半露？』其实是我解开衣服，正要后颈部红外线治疗。那一刻，我被小护士的说法逗笑了。

绝非护士天生没有烦恼，且护理工作本身也相当辛苦。『儿子高烧中，我却正在去上班的路上。』这是一个我熟悉的护士发在朋友圈的一条状态。不过我相信，当她面对病人时，一定一如既往，柔情似水，阳光美丽。

一个人不幸罹病，身体既已受伤，精神难免苦闷，需要慰藉乃至关爱。护士恰到好处的或风趣或温热的话语，有利于营造轻松和谐的氛围，甚至可能起到药物难以起到的作用。病友老陈系中风，卧床不起，七十岁的老人坦言，自己年纪大了像个小孩，看见医生和护士，心里很害怕。护士小金来打针，把老人哄得蛮开心，还不疼，老陈夸她是『打针高手』，不苟言笑的老陈甚至开起玩笑：『今天小金给我打，明天小银，后天小铜，然后小铁……个个是高手。』情绪是会传染的，老陈病情日益好转，不久居然能下床扶着走，此种良好局面，谁能说跟护士春风般的工作作风没有关系？

至于我，不但当时心有暖意，康复出院后仍不时想起那几个美丽的天使，品味她们的好处。

小到家庭，大到单位、社会，倘若其中的每个成员传达的都是正面而非负面情绪，人人以良好的情绪温暖彼此，那该是何等温馨美妙的境界。

灯花

染指甲

吴凤珍

我在童年时曾做出过一些不成熟的“丑事”，而今，每当回忆起来令我自己也会感到荒唐而哑然失笑。譬如——

每周一次的书法课上，发现我的墨已磨光了而无钱买，我忽发奇想，天井里的地上有好多的梧桐树落叶，这树枝内有胶质，何不试试磨着看，在砚台上滴上水再拿树枝一磨，将毛笔舔得“墨”饱，在纸上一写，赫然是墨黑的字，“嗨”真灵！居然“发明”成功！这下可以省得花钱买墨了。我欣然地向同学们推荐我这一“发明”，穷同学们可真高兴极了。正高兴头上，忽地，我发现写出的字渐渐淡了，且越来越淡，乃至没形儿了，这一“发明”竟然在一瞬间呜呼哀哉矣！及至渐长，始知这昙花一现的黑字不过是陆游诗中的“古砚微凹聚墨多”，我那虽非古砚，但所显现字也许也是因聚墨而已！

年龄渐长的我开始爱美了，每遇出门做客，脸上的胭脂拿红纸稍濡湿了朝脸上擦去而解决了，可我又发现比我略大些的、较富的同学们都在指甲上涂上鲜红闪亮的指甲油，这下涂红纸却无能为力的了。我连做梦都想拥有一瓶包装清致漂亮的指甲油，这瓶东西虽小，可价格并不小，平时连一日三餐都难以糊口的我家，我能向哪位长辈开得出这个口讨哟？

不知听哪位长辈偶然提起过，说有的红花也能染指甲的。我便留个心眼了，先试过夜饭花，效果不理想。后来设法去弄了些红色的凤仙花，将它在小石臼里捣烂了，弄一点儿涂在指甲上，再用牛皮纸裹起来，外面再用纱布条包扎紧。真可怜，这一晚睡觉可真够我受的：小心翼翼、战战兢兢，为了防止这些包扎脱壳，整个晚上竟把两只小手搁置在被子外，直冻得冰冷僵硬。还盼着天快些儿亮，让我瞧瞧这一夜的效果如何？

好不容易挨到天蒙蒙亮，我快速从床上起身，靠近窗口，对准光线，轻轻地拆去这些包扎，一瞧，嗨，居然每个指甲上都有了色彩了！这颜色虽不能与人家正宗的指甲油比，它缺少了些光亮，也少了些鲜艳，那种红不能名叫大红、鲜红，而是一种勉强红、尴尬红，带些赭色，细细欣赏过后，换个角度来思考，倒也觉得比之正宗的指甲油却另有风味，它没了那油光，倒是一种含蓄的、天然的、质朴的美！

我到学校后，便喜洋洋地向四处的女同学间奔告之。教室里悄然兴起了一股用凤仙花染指甲之风。因为有哪个小女生不爱美呢？只是买不起那昂贵的指甲油而已。我染了指甲后，还暗暗地、有意无意间地多伸出手指出来指点些什么。

一晃，一个甲子过去了。偶尔忆起这些儿时“丑事”虽有些儿脸红，毕竟都往事如烟了。

而今，买块好墨已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而买瓶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小小的指甲油也是小菜一碟了。可这六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下来，对这些都已淡然、漠然、索然的了。何况，现在在我眼里，健康的皮肤就是最美的衣服。而人指甲的颜色则以健康人那天然的、素色的、有着微红肉色光晕的为最美！如此而已。

夜光杯

乡村广播

施敏

家家户户一个小喇叭，村头一个大喇叭。这景象可以说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印象中，每个生产队的高音喇叭都架设在位置最高的电线杆或者杨树肩上，也只有这样的位置，才能把生产队通知开会、安排生产劳动、传达上级政策的声音传到村子的每一个角落。农忙时节，高音喇叭响个不停，调动安排劳力，指挥集体生产。

乡村广播每天按四个时间段准时播出：早晨六点到八点，中午十一点到十三点，下午十四点到十五点，晚上五点到八点半。那时，农村里没人戴手表，听到某个时段的广播声响，就大致知道什么时候出工，什么时候小孩放学，什么时候该回家做饭了。那时，广播就像今天的电视机和网络，离开了就心神不定，无所适从。

冬日，天一抹黑，村里人早早钻进了被窝，广播还在村子上空回荡，全国各地新闻联播、农业致富信息、戏曲歌曲……在寂静的夜里尤为清晰，劳作一天的疲惫慢慢地纾解，人不知不觉中沉入惬意的梦乡。

乡下孩子，就是听着乡村广播慢慢长大的。“刚才最后一响，是北京时间，六点整！”准点报时就像一声号角，提醒起床、早饭、上学、出工的时间到了，村子顿时热闹开来。孩子们背上书包，拎着饭盒，沿着乡间小路往学校赶。

中午，最大的乐趣就是守候十二点半的“小说连播”。刘兰芳的《岳飞传》、《杨家将》、袁阔成的《三国演义》、单田芳的《隋唐演义》，让再勤劳的农民放下挥舞的锄头，准时守在喇叭下侧耳倾听。听小说连播，是一种享受，每每拊掌，叫好不绝。一到关键的时候来一句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，总感意犹未尽，怅然若失。

有时，听得正入神，喇叭里传来敲麦克风的声音，“农民朋友们：永和村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，先发布一个通知：前两天发现稻田里有卷叶虫，请各位农民朋友注意防虫防害……”“受第九号台风边缘影响，今晚开始有大风暴雨，请大家做好防汛防涝工作……”上级有了新精神要传达，就在喇叭里读一读，村里各小队干部要到村里去开会，就通过喇叭下通知，就连村民谁家有个要紧事，也赶到广播室来，求村里的播报员在喇叭上喊上几遍。还有与农事联系最密切的气象预报，以及收购稻麦、棉花、粮油等信息，都是农民非常乐意知道的信息。

乡村供电不大正常，而广播又离不了电。所以，“自发电”便成了每个乡镇广播放大站必添的设备。一间小木屋，一台柴油机。电一旦停下来，马快发动柴油机的绳子一拉，“突突突突——”广播便继续响起来了。

乡村广播一开始只是架在村头的高音喇叭，后来，家家户户门前屋檐下都安装了小喇叭。小喇叭是个四四方方的木匣子，外壳上镶嵌着一颗鲜艳的五角星，周身刷过油漆，喇叭的内部结构很简单。

对于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人来说，乡村广播是一个绕不开的珍贵记忆，它记录了那段流逝的岁月，见证了时代的变迁。三十年过去了，曾经在村庄上空回荡的电波，早已是遥远的记忆了。不知多少次，梦中回到聆听广播的日子，这种思念啊，竟是那样的浓烈。

为『奋进』精神点赞

忻才良

根宝与我虽不深交，但不陌生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在劳动报总编任上，圆圆的足球报道与活动，让我与前四代足球名宿年维泗和高丰文、戚务生、徐根宝以及朱广沪、范志毅、高洪波等名教练、名球员多有交往，我曾在报上论述过徐根宝的“抢、逼、围”，在金山为国少队出征壮行，在普陀体育场与朱广沪促膝谈心……我这个老报人，对足球爱好，是一往情深。我一直为中国足球崛起摇旗呐喊，也为国足“冲出亚洲，走向世界”铩羽而归扼腕痛惜，对功亏一篑、引咎辞职的国足主帅抱以同情和感激，至今对中国足球振兴怀有信心。此番徐根宝举办五代同堂会，在荧屏中又见到年维泗、高丰文等足坛名人，绿茵奖家，至感高兴。足坛不乏有情有义有血性之英雄好汉。根宝有心操办五代同堂告别会，将这个画句号的活动，搞得“相聚”情浓。

《红楼梦》有言：“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”。这是实话，也是至理。根宝与我同龄，年过七旬，他倾其全家之财、用尽其力全部奉献在足球事业上了。后又长期扎根崇明，以全心之精气神为东亚足球俱乐部，可谓鞠躬尽瘁，奋斗不已，精神可嘉，弥足珍贵。当然，退休并不会中断根宝继续的人生故事。五代聚会的主题是“相聚、感恩、奋进”，窃以为“相聚”是情缘，“感恩”是话题，“奋进”是目的。根宝毕生在奋进，退出上港后，不会立马歇足，还会回崇明这个足球老根据地，继续培训少年儿童足球新苗。相信新的吉祥兄弟、武磊、张琳会源源不绝地向青年队、市队乃至国家队输送。根宝的奋进不局限于在老球队、总教练、总顾问实质或名誉岗位上，而是在他毕生从事的足球这个职业、专业中。

足坛宿老年维泗赠予爱徒徐根宝的题词：“主动、兼听、慎思、坚持”，写得言简言赅，真是“知徒莫若师”。这幅题词写出了根宝的个性，也指出了根宝的弱点，强调了根宝“坚持”必须注意改进之处，不仅是对爱徒“坚持”足球、努力“奋进”的殷切期望与充分信任，其实还是对我们所有从事足球职业、关心足球发展、管理足球运作的足球教练、足球队员、足协领导乃至足球拥趸如实“坚持”足球，虽不同领域、专业、岗位上为中国足球“奋进”、崛起、圆梦提出了高标准、严要求、新目标。根宝，是上海足坛之宝，中国足球之宝。根宝继续奋进的故事定会更出新、更出色、更出彩！

以谜会友新加坡

江更生

日前，我与老伴重访新加坡，在此其间，跟阔别七年之久的狮城谜家进行了一次令人难忘而开心的谜艺交流。

新加坡有着众多的华裔国民，他们深爱中华传统文化，对灯谜醉心酷爱，组建了“新加坡灯谜协会”，成员有百余人，内中有着不少擅猜能制的行家里手。令人钦佩的是，他们坚持每个月在社区的“联络所”（相当我们的“文化活动中心”）相聚两次，彼此商谜，会上由专人出题、主持“猜谜乐”活动，让大家一射为快。逢年过节，星岛的谜家还在公园等处悬谜贺节，以谜娱众。尤为可贵的是，他们十分重视灯谜文化的传承，除了送灯谜进中小学外，还每隔两年出版一本名曰《谜岛众生》的谜书，迄今已出了四本。我有幸从书上获睹了新加坡谜家的佳构妙作，今介绍一二，以飨同好。如用杜甫《丁香》诗句“晚堕兰麝中”打花卉“夜来香”，又如以“临老学吹打”打文娱活动“音乐晚会”（注：晚会，作“晚年才学会”解），还有如“门庭若市” 打网络名词“博客”（注：博，多）、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打金庸小说人物“张阿生”（注：张，看；阿，山阿；生，陌生）、“病假”打俗语“患难见真情”（注：须读作“患/难见真情”）以及“兄弟阋墙，妯娌动粗”打俗语“男不和女斗”（注：须读作“男不和/女斗”）等，都是扣合浑成，饱含谐趣的好谜，足显新加坡谜家的功力不凡。

承新加坡谜协不弃，邀我在当晚灯谜聚会上主持“猜谜乐”活动，一上来，我出了两条有关当地风土景物的灯谜：“仁义之师”打当地交通工具“德士”和“对面‘牛车水’”打中国抗日名将“马占山”。前一条谜底是新加坡对出租车的音译。士，在此别解为“士兵”。后一条谜面上的“对面”应别解为“与谜面上文字形成对仗”，“牛车水”有新加坡的唐人街之称，现为著名的美食街。以字相对，“马”对“牛”（仄对平），“车水”对“占山”（动宾词组相对。平仄对仄平）。接着又出了“遭遇骗婚”打外国机构简称“中情局”（注：中，作动词解；局，骗局）、“秋后相会在基辅”打日式食品“乌冬面”（注：乌，乌克兰；面，面见）、“国师”打典当业旧称谓“朝奉先生”（注：作“朝廷奉为老师”、“战败被俘文天祥”打常言“北人南相”（注：别解为“败北者为南宋丞相”）、“老友遭裁员”打冠戚色汽车配件“旧雨刷”（注：旧雨，老朋友；刷，被刷下）、“《求凰》一曲相如弹”打钟表名“浪琴男表”（注：别解为浪漫琴曲乃男士表示），等等。那一晚，伴随着猜谜者的欢语笑声，不佞这二十条“纸老虎”（灯谜又名“文虎”）全被一一戳穿，同时还赢得了鼓励的掌声，使我惭愧并快活着。

谜话

都市男女

谈芳波

冰河鱼

王忠范

“旱鸭子、下蛋鸡、青玉米、冰河鱼。”这是我东北乡间老家红旗社那地方的四大香。旱鸭子指的是清炒家养的鸭子肉，下蛋鸡就是老母鸡炖蘑菇，青玉米是一掐就冒浆的嫩玉米，冰河鱼是冰封后炖或煎的河鱼。

红旗社村以北农田和草甸子之间，有条蜿蜒流淌的二龙眼河，与河相连的大水泡就叫二龙眼泡子。刚进入冬月，河面上结了薄薄一层玻璃冰，这里开始热闹起来，大人小孩一拨又一拨地来此捕鱼。狗鱼与泥鳅鱼贴着冰层左右乱窜，鲫瓜子、窜丁子、白漂子、柳根子等野生杂鱼拥拥挤挤地向两岸的边边角角游去，山胖头和嘎牙子不知深浅直往下扎。手持鱼叉的年轻人，眼快手疾，投叉刺透薄冰，叉中水中的鱼，然后破冰取鱼。这时有人拿来钢钎铁镐，把取鱼砸开的冰窟窿稍稍扩开，几个人把无盖无底上下一样粗长长圆圆的柳条大筒筐放进冰窟窿，水花泛滥，不明真相的鱼们随波逐流，撞入筐筒，被一条条地捞了上来。小伙抛起帽子、姑娘抛起头巾，自己再双手接住，那是表示庆贺、欢乐。

全村所有的人家，都会分到一份鱼，就是外乡人此刻路过这里也会送给一串鱼的。这鱼水亲亲乡邻近近之情，叫人感动与难忘。分到鱼后，家家都要美餐一顿，都像过节一样欢乐。我的祖父炖冰河鱼最拿手，他用大塑料筒拎回一桶河水放在锅台旁边。锅一烧热，就把野生杂鱼放进锅里，撒下盐面，加几片生姜，接着倒进河水，从不用油。祖父会看火候，用文火烧开，让水再滚一滚后，加进红辣椒和蒜瓣、葱段，少许一掀锅盖，鱼和黄亮亮的鱼油就香味四溢了。祖父总邀几个酒友一起吃鱼喝酒，来了兴致，老哥们就唱东北老掉牙的小调：小米饭肉肉头头黄亮亮，冰河鱼有滋有味就是香，喝几口老白干就想歌唱，唱咱北大荒是个好地方……

夕宵灯谜

陈以鸿

青出于蓝

（卷帘格，相声演员）

昨日谜面：吃饭犹如数珍珠

（商业活动）

谜底：服装秀（注：吃东西装得秀气；服，吃）